

校禮堂文集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四

歙凌廷堪次仲

輟

書三

與江豫來書

癸丑冬同出都門途中談論頗快人意別來荏苒幾經
浹歲頃得好音遠懷爲少慰也曩者所云近見爲文者
稽之於古則訓詁有乖驗之於今則典章多舛又云能
文者必多讀書讀書不多必不能文此數語僕俯首至
地以爲非眞讀書人不能道也蓋文者載道之器非虛
車之謂也疎於往代載籍其文必不能信今昧於當時

掌故其文必不能傳後安有但取村童所恆誦者而摹擬之未博先約便謂得古人神髓何其淺之乎視古人也今之號稱能文者以空疎之腹作滅裂之談懼讀書者之掎摭其後也於是爲之說曰能文者不在多讀書也吾讀書不屑屑於考據也又忌讀書者之陵駕其上也於是爲之說曰多讀書者類不能文也卽能文亦往往不暇工也及其遇胷腹之更陋於彼者則又毛舉一二誤處以自矜淹雅竟忘其與前說相刺謬也嗚呼是則所謂強顏者矣昔韓昌黎見殷侗新注公羊春秋遂乃愧生顏變不復自比於人今之文人每自詭步趨昌

黎何狂易之病不以昌黎瘳之也顧寧人曰名臣顧德
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司之掌
故若夫爲人作誌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
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
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
魯之流爲文人任其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黃太
沖曰文章之道非可一蹴而至者苟好之則必聚天下
之書而讀之必求天下之師友而講之必聚一生之精
力而爲之其文有不工者乎不然所接不過腐生末學
所讀不過毛頭制義必讀古文繼之或作或輟之工夫

視醢雞之甕爲藝苑而曰吾能文吾能文豈可乎二君子皆多讀書者也故其言如此彼豈未之聞耶試使舉二君子之言以相詰難吾知其必併二君子而詆之何也積陋成愚積愚成妄其所以流爲肆無忌憚者皆此護短飾非之一念基之也孫君淵如焦君里堂聞茲邪說輒力闢其謬僕則謂若輩聞道已晚迫于桑榆所以倒行逆施者本爲解嘲計不足與較也今因足下所言有感於中亦復刺刺不休足下得毋笑僕爭其所不必乎也乎廷堪頓首

與焦里堂論弧三角書

去年奉到手書竝釋弧數則雖未窺全豹卽此讀之足見用心之犀利也戴氏勾股割圓記唯斜弧兩邊夾一角及三邊求角用矢較不用餘弦爲補梅氏所未及

卽餘弦也用餘弦則過象限與不過象限有加減之殊用矢較則無之

其餘皆梅氏成法

亦卽西洋成法但易以新名耳如上篇卽平三角舉要

也中篇卽塹堵測量也

塹堵測量雖通西法於中法然亦用八綫究與郭邢臺舊法無

涉也下篇卽環中黍尺也其所易新名如角曰觚邊曰距

切曰矩分弦曰內矩分割曰經引數同式形之比例曰同限互權皆不足異最異者經緯倒置也夫地平上高

弧此緯綫也此綫以天頂言之則自上而下以北極言之則自北而南而緯度皆在其上故今法以南北爲緯也地平規此經綫也此綫自卯至酉而經度皆在其上卯爲東而酉爲西故今法以東西爲經也然剖緯綫爲緯度者是距等圈其圈與高弧皆作十字爲東西綫蓋受緯度者雖南北綫而成此緯度者實東西綫也剖經綫爲經度者是高弧綫皆過天頂而交于地平圈爲南北綫蓋受經度者雖東西綫而成此經度者實南北綫也故大戴禮曰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與此相成無相反也而戴氏誤據之易經爲緯易緯爲經於西人本

法初無所加轉足以疑誤後學又記中所立新名與讀
之者不解乃托吳思孝注之如矩分今曰正切云云夫
古有是名而云今日某某可也今戴氏所立之名皆後
于西法是西法古而戴氏今矣而反以西法爲今何也
凡此皆竊所未喻者鄙見如此幸足下教之

荅孫符如同年書

都門一別歲實六周時於維君處詢悉道履綏康爲慰
昨子畏令弟見示手書發函伸紙如聆言笑并稔著述
日富欣抃奚似廷堪自問百無一長乞此冷官以爲養
親之計離羣索處同志者稀向所沾溉於友朋者遺忘
幾半方深不殖之虞乃荷獎藉勤勤過相推許殊增顏
汗也年來從事算學本欲借此以消暑漏何敢遽望有
成不謂道路之口遂聞左右且懼且慚夫西人之學最
難者爲弧三角而難中尤難者爲斜弧三角梅氏之書
欲天下後世共明其理故往往論多於法而法取其備

又往往各書中參差互見不嫌於複如斜弧兩邊夾一角求對角之邊也弧三角舉要中既有垂弧法又有垂弧捷法環中黍尺中又有先數後數法初數次數法加減法甲數乙數法加減捷法加減又法而三邊求角環中黍尺亦具此數法其實便於用者祇加減捷法而已今休寧戴氏於加減捷法內改用兩矢之較不用餘弦則尤捷而便也又如有相對之邊角而求角無對角之邊求邊無對邊之角舉要中垂弧法則分爲二一先有一角二邊而角與邊對一先有一邊二角而邊與角對算殊繁重婺源江氏則併爲一法先用邊角比例法求

得一邊或一角再用舉要中正弧三角黃赤一切綫法
求得兩分邊合之則得餘一角較原法省作垂弧而復
簡易又兩角夾一邊舉要中亦有垂弧法更繁重江氏
則以角易爲邊邊易爲角用加減捷法一求而得此蓋
於次形中悟得之者然則梅氏之書詳則詳矣而初學
不無苦於望洋也今約而言之不論角之鈍銳邊之大
小而斜弧三角六類可盡一曰兩邊夾一角則用戴氏
法一曰兩角夾一邊則用邊角相易法一曰邊角相對
有對所求之邊角則用邊角比例法一曰邊角相對無
對所求之邊角則用江氏法一曰三邊求角亦用戴氏

法一曰三角求邊亦用邊角均易法內兩角夾一邊邊
角相易卽兩邊夾一角法三角求邊邊角相易卽三邊
求角法而兩邊夾一角又卽三邊求角之反其率者四
類皆同用戴氏之加減捷法所謂六類者只三法而已
會通之後固較若列眉也至其三率比例精密巧妙誠
非邢臺弧矢割圓所可及者矣欲撮其旨要勒爲一書
名曰弧三角指南俾初學易得門徑然後再取梅氏之
書讀之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義因有事禮經尚未
遑屬草也竊謂近者學術昌明士咸以通經復古爲事
本無遺議而一二空疎者流聞道已遲向學無及遂乃

反脣集矢謂工文章者不在讀書淪性靈者無須考證
此與卧翳桑而侈言屏膏梁下蠶室而倡論廢昏禮者
何異不知容有拙於藻績之儒林必無昧於古今之文
苑也來教所云某君者其弊似亦類此所謂道不同不
相爲謀者也書不盡言延堪再拜

與王蘭泉侍郎書

戊午

廷堪伏處衡茅沾漑公之著述者有年矣祇以緣分慳薄未得一瞻山斗徒切景行之思昨敝同郡汪君樹棠書來云春間謁大君子於里第仰邀傳語諄諄索廷堪所作詞彙選付剞劂初聞之驚愧無地既而竊幸微賤姓名亦爲孔北海所知復爲之大喜過望又云廷堪有舊作雜文一編畱在籤記此蓋數年前做友江子屏攜去者皆未定之稿今已竄易過半乃荷不加揮斥而殷殷稱道之益見獎藉後進之心遠過昔人也伏惟閣下人倫師表經術文章久已照耀宇內何俟廷堪之頌揚

獨是以弁陋不足比數之人獲蒙通儒所齒及則不得
不一陳其衷曲焉廷堪幼而孤露學賈不成貧困無聊
漫爲古今體詩洎宋元人詞曲以自怡未幾棄去治古
文辭年二十餘負米出游經史尚未之全覩由是發憤
手錄諸經文伏而讀之復取漢唐宋人說經者比勘之
入乎其中茫無畔岸所深好者雖在士禮一經而性喜
旁鶩不自揆度兼及六書九數之等加以寡聞無師故
扞格不勝之處往往而有信乎時過然後學之難也癸
卯入京師覃溪先生教以舉子業勉之應試則又見異
而遷專意於時文成進士後乞一廛以養母始得重理

舊業中間奪於飢寒奪於道路又奪於利祿胷腹所得
蓋無幾矣至於詩餘率多少作且雕蟲末技何足當匠
石之顧然以大厦程材下徵樗櫟又不敢自匿其短檢
敝篋所存不及二百闕錄成一卷用俟塗乙舊承衡鑒
之文謹將已改定者四首及未經呈政者六首共十首
另錄請教株守宛陵見聞日陋何時鼓棹由拳摳衣於
鄭學齋中盡出生平所業面求康成指示則幸甚矣不
盡欲言統惟鈞鑒

與孫淵如觀察書

廷堪頓首癸秋一別忽忽逾六載矣昨張季和歸宣城云騶從近駐秣陵詢知須髮強半已白而意氣轉豪回憶京華燕游舊事爲之惆悵久之丁巳夏朱少白同年南來見貽大著問字堂集六卷又岱南閣集一卷其中崇論閎議足使昔賢俯首小儒咋舌彼時卽欲奉書而足下觀察山左罕遇便郵旣而傳聞丁伯母太夫人之艱僻處山城未得確耗以致失於弔賻五中曷勝耿耿伏讀集中論禘諸篇以禘爲配天之祭以祖之所自出爲感生帝以大祖爲明堂以經文禘與嘗竝舉皆指時

祭真百世不磨之論方之他篇尤爲醇粹不徒作鄭氏
功臣也然周禘表中配天之外兼及地示是已竊謂人
鬼之大祭亦不可謂非禘也考周禮大司樂園邱禮天
神方邱禮地示宗廟禮人鬼後鄭注此三者皆禘大祭
也是天神地示人鬼祭之大者皆得禘名故爾雅以禘
爲大祭也又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引禘于大廟禮曰
日用丁亥禮記王制天子植祐疏引禘于大廟逸禮其
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逸禮又云皆升合食
於其祖此禘于大廟禮則人鬼之禘也有逸禮可證非
天神地示二禘但據傳記者比也人鬼之禘卽說文所

引周禮三歲一禘五歲一禘之禘非時祭禘嘗之禘似未可闕而不言也逸禮旣云昭尸穆尸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益知趙匡禘不兼羣廟之說爲無稽矣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之所自出指感生帝也周感生帝爲靈威仰卽夏正南郊以稷配者亦是天神之禘與人鬼無與近吾歛金氏以文武爲祖以后稷爲祖之所自出雖較趙匡爲近理然終不若鄭義感生帝爲長也五廟二祧辨亦精覈不可易皆廓清宋以後羣圍之文至於以天爲無歲差以地爲長方形與江處士艮庭相往復而堅持已說故不敢再與足

下辨此學自有本末終未能以足下之言爲是也廷堪窮守一羶無可告語惟老母康寧有暇讀書藉以自娛年來陸續成禮經釋例十三卷元遺山年譜二卷未敢自信其他雜文尚多緣乏人錄副俟他日寄政季和寓白下寄書甚便暇時望付一好音并示近稿以慰索居也餘情縷縷不盡欲言已未小除夕廷堪頓首

復孫淵如觀察書

去秋奉到鈞函力扶漢學闡西人推步爲不可信洋洋
累牘可謂好古情深不徇眾議者矣爾時病疴初愈未
竭愚陋之思少申疑義今年復蒙手書來相督責益增
惶悚伏讀來札云近時爲漢學者又好攻擊康成甚以
爲非此言切中今日之弊夫何間然又來札云康成注
禮分夏殷周魯禮則周官禮記無不合符向來鄙見正
如此後儒於三禮互異之處不肯援據鄭注徒滋聚訟
頗以爲惑不謂高識先得我心何快如之至於所駁西
法數條旣不敢違心相從亦不敢強辭求勝良以合志

同方寥寥無幾不忍以一事岐轍自啓爭端第學貴虛中事必求是請略言之可乎竊謂主中黜西前代如邢雲路魏文魁諸君皆然楊光先淺妄不足道也蓋西學淵微不入其中則不知故貴古賤今不妨自成其學然未有不信歲差者也歲差自是古法西法但以恆星東移推明其故耳不可以漢儒所未言遂并斥之也再審來札所云天文與算法截然兩塗則似足下尚取西人之算法者夫西人算法與天文相爲表裏是則俱是非則俱非非若中學有占驗推步之殊也苟不信其地圓之說則八綫弧三角亦無由施其用矣西人言天皆得

諸實測猶之漢儒注經必本諸目驗若棄實測而舉陳
言以駁之則去鄉壁虛造者幾希何以關其口乎中西
之書具在願足下降心一尋繹之也聞旌旆冬間入都
有暇仍望教以所不逮幸甚幸甚頃因書賈之便率泐
數行情未能面論之耳順候升安統惟垂照不備

復姚姬傳先生書

壬戌

客夏在皖獲親杖履二十年仰止之忱一朝頓慰歸舟
每繹教言猶肅然生敬也緣秋間抱病未痊不克賤候
起居中心曷勝歉仄昨貴門生嚴明府來乃荷手書勤
勤懇懇獎掖備至并蒙示新刻大集二種潛玩累月聞
見藉以擴充不啻重侍几杖也伏讀集中論司馬法以
世所傳本爲僞撰故漢書刑法志所引不在其中竊謂
漢志所載司馬法與今所行司馬法當是兩書何以知
之考隋書經籍志經類三禮雜大義下注云梁有司馬
法三卷亡此卽漢書藝文志禮類所載軍禮司馬法百

五十五篇也

其書亡於江陵之難隋志據七錄存其目耳

又隋志子類載司

馬兵法三卷下注云齊將穰苴撰此卽今所行本也江容甫明經因此書無傳注所引者遂謂是宋人刪本金輔之脩撰又謂是闕佚不全皆不知爲兩書故耳又集中論詩假索倫蒙古人之射爲喻以爲非有定法此誠不易之論竊謂詩旣如此文亦宜然故於方望溪義法之說終不能無疑也讀書鹵莽苦不自知敢質之左右願先生終教之入冬以來伏惟頤養康強順時綏吉邁企江雲依溯何已不宣

復錢曉徵先生書

癸亥冬

六月三日奉到手教又賜題校禮圖五言古詩一章爲之大喜過望及發函莊誦見獎許逾分忸怩不安者久之在大君子誘掖後學之深心不嫌溢美而身受者自不知汗下之何從也學術自亭林潛邱以來士漸以通經復古爲事著書傳業者不下十餘家求其體大思精識高學粹集通儒之成祛俗儒之弊直紹兩漢者惟閣下一人而已廷堪年少粗疎展卷偶有所得未敢自信讀閣下之書往往實獲鄙心且多開其所未至者恆不覺俯首至地故雖未遑親承提命實與禮堂請業者無

異也前書未盡所懷敢再陳固陋董廣川以仁誼

與義同

禮智信爲五常之道故其言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又曰漸民以仁靡民以誼節民以禮又曰知仁誼然後重禮節蓋先聖相傳之遺訓也竊謂五常實以禮爲之綱紀何則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有仁而後有義因仁義而後生禮故仁義者禮之質幹禮者仁義之節文也夫仁義非物也必以禮焉爲物仁義無形也必以禮焉爲形所謂道也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記曰致知在格物

物者禮之器數儀節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智者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卽記之致知也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也卽記之誠意也蓋先習其氣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皆學禮有得者所謂德也故曰德者得也卽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記曰意誠而后心正若舍禮而言誠正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禮節民心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然則聖人正心脩身舍禮末由也故舍禮而言道則杳渺而不可憑舍禮而言德則虛懸而無所薄民彝物則非有禮以定其中而

但以心與理衡量之則賢智或過乎中愚不肖或不及乎中而道終於不明不行矣釋氏之言心性極其微妙皆賢智之過吾聖人不如是也但一於禮而已所謂中庸也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聖人所以教大賢所以學皆禮也論語一書未嘗有理字後儒佛釋氏之微妙以爲六經所未有於是竊取其說發揮一理以與之爭勝故無論本天本心卽事物離事物皆宗門之緒餘也然則洛閩之後名爲聖學其實皆禪學也何必金谿餘姚哉

特洛闢之徒或諱言之金谿餘姚之徒不諱言之淺識者不得其要領遂互相詬厲耳孟子以爲人性善猶水之無不下荀子以爲人性惡必待禮而後善然孟子言仁言義必繼之曰禮則節文斯二者雖孟子亦不能舍禮而論性也廷堪學禮未深管窺及此敬質諸函丈不知尚不謬於經義否非與講學家立異同也伏乞開其迷惑是幸遵命奉和重遊泮宮元韻附呈改正不足言詩也廷堪頓首

與阮侍郎書

癸亥十一月

廷堪頓首伯元侍郎大弟大人閣下四月間得鈞札并
覃溪師信均收到兼知連年石麟載毓欣慰奚似彼時
因旌節北發未遑奉覆嗣後閱邸抄具悉

天寵優渥晝日三接仰企卿雲彌深歡抃頃者使來蒙
寄經籍纂詁一部及新著浙江圖考一部匆匆尚未細
閱僅讀序文與圖一過三江主漢志實東原先生開其
端近人若金輔之姚惜抱錢漑亭諸君皆然然說文所
載浙浙二水皎若列眉俱不知引非閣下博稽精證則
學者疑義終未析也洪稚存亦有分江水考一篇卽金

姚諸君之說前過宛陵畱飲累日告以說文云云渠爲之疑愕不能言下了然蓋由於襲人之說非有心得故也東陵主漢志亦確不可易以巴陵爲東陵者真臆說也校禮圖稚存及錢辛楣先生皆有題詠并荷錢先生貽書極爲獎藉言重殊不敢當然知己之感則深矣樂律心解甚深有非擬議所及者前此所云尚屬膚末惜無知音者相與考究耳署中清吉堂上康寧幸無厘念近來不能用心惟日讀通鑑數頁未審何日接席細論言之悵然惟冀惠我手書細言近况以慰遠想越海祥風頌又改正十餘字容日奉寄匆此布復順候文安言

不盡意廷堪頓首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四

受業宣城

張恕

楊尉

校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五

欵凌廷堪次仲撰

書四

與阮伯元侍郎論樂書

承詢近來心得唯於樂律似稍稍有所獲但苦書少又精力不繼不能用心探討耳間爲燕樂考原一書中言二十八調頗爲自來講樂家所未悟其不遽爾錄寄者緣此書及禮經釋例尚爲有關係之作非雜文詩詞可比懼以未定之本流布於外人也其書不論容積周徑不論六十律及八十四調蓋容積周徑如推步之算秣

元虛數皆無用之說也不知至元辛巳可爲元崇禎戊辰亦可爲元康熙甲子又可爲元也猶之今笛自吹口至出音孔約長八九寸卽黃鐘也簫約長一尺五六寸亦黃鐘也琴瑟約長三尺有餘又黃鐘也此易知者也六十律八十四調如月之有九道八行皆疑世之言也不知行朱道黑道者止此月道也行青道白道者亦此月道也猶之京房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律止此五聲二變也鄭譯八十四調聲成文謂之音後世始謂之調蔡元定六十調亦此五聲二變也此又易知者也字譜唐以後始有之蓋卽龜茲之樂然字雖異其所以七聲相旋者不能異也如今曰上尺古曰宮商猶之中法曰降婁之次西人曰白羊宮也唐荆川以楚

辭四上競氣爲卽今之字譜此附
會之談近人多從之而未悟其失蓋樂自鄭譯而後乃

一大變更周官同律無論矣漢以來之樂以京房律準

爲根絲聲倍半相應與竹不同
竹聲半太簇始應黃鐘故荀勗笛

律以絲度爲竹度則不能行而梁武帝十二笛仍用列

和之制也隋以來之樂以蘇祇婆琵琶爲根琵琶四弦

一弦七調故爲二十八調唐宋以來之雅樂及燕樂宮

調字譜皆琵琶之遺聲也
燕樂無徵調不必補然二十八調實止

十四調以七羽合於七宮以七角合於七商也觀段安

節樂府雜錄商角同用宮逐羽音二語可知矣
夢溪筆談所載

燕樂官調與律呂異名其故雖沈存中姜堯章不能言之今皆推得其所以然誠生平一大快事容後寄正

北宋乾興以來通用者六宮十一調而自明至今燕樂

之宮調祇七商一均而已此古今言樂之最要關鍵蔡

季通鄭世子皆未之知也

毛西河武斷江戴二君亦無確見若胡彥昇但知唱崑山

調及推崇考亭耳

昨寄來錢漑亭論樂諸篇以爲必有妙理及

讀之仍是郢書燕說偶有所見皆取諸

律呂正義又不能發明之其餘則皆言算數甚矣此學

之難索解人也漑亭但取今之笛以上考律呂此必不

得之數也夫今笛與古律中隔唐人燕樂一關此關不

通而欲飛渡河其慎也持今笛以求燕樂之二十八調

尙不可得况律呂乎

今笛止七調欲備八十四調必十二笛而後可於此卽見漑亭之愚

矣試起漑亭而問之何者爲二十八調恐亦茫然張兩
眸也竊謂推步自西人之後有實測可憑譬之鳥道羊
腸繩行懸度苟不憚辛苦無不可至者若樂律諸書雖
言之成理及深求其故皆如海上三神山但望見焉風
引之則又遠矣何者一實有其境一虛構其理也他日
吾書成庶東海揚塵徒步可到矣乃戲爲游仙詩曰三
千弱水不勝舟卅女童男枉自求誰信丹成非異事如
今緩步到瀛洲因念此中神悟雖容甫眾仲二君尚存
亦難語此可與語者惟大弟耳所以每至讀書有得之
際輒思之八骨也書至此時已二鼓寒月在雲將有雪

意縮地無方，溯洄靡致，浮一大白，默然就枕而已。想吾弟閱之，亦同此相思之况也。餘具別紙，廷堪頓首。

復許雲樵司馬書

甲子

廷堪循陔守拙以書自娛忍飢誦經有疑誰析前者幸
瞻熊軾訝曩哲之復生暢飲塵談覺陳編之多謬別纒
逾月曠若經年頃接手函如親顏色并見還書二種近
作文二篇敬悉鈞履綏和下懷欣抃竊謂近之言地理
者或古蹟是求略今時之建置或寰中是究遺徼外之
圖經縱號專家終非絕學惟閣下列九州於掌上包四
極於胷中東抵大興安嶺西至兩哈薩克其間部落遷
移山川形勢不啻置碁方罫聚米廣庭豈但京相璠釋
春秋之地名班孟堅詳隨刊之水道也伏讀來札擿海

國聞見錄輿圖岐錯區宇乖迕可謂眼如朗月罅隙靡遺腹有智珠豪釐畢照者矣蓋陳氏僅據歐邏之地球自餘大都憑臆未考職方之掌故此中寧盡愜心遂來有識之譏自屬無稽之病又伏讀大著書王思任黑水辨後不矜剗解歸于闕疑允爲宏通奚煩辨難夫元圭五服其說多門黑水一川幾成聚訟蓋在雍州者無由絕河水而行在梁州者安能溯華陽而上葉榆瀕浩往藉恹滄濛溷滄故書奚信以哈喇烏蘇當之則已遠於禹跡以雅魯藏布當之則又入于蠻荒樊綽本是耳談仲默亦非目驗矧王氏移三危於大理致南北之不

分徐氏指盤江爲下流竟東西之未辨仰聆高論夫何
間然惟德清胡氏以爲入南海者在敦煌已湮涸而莫
考界梁州者爲瀘水尚附會而可通固不能與今地相
違又不可謂古經爲誤斷爲雨水似非一偏此則儒生
擇善之素懷亦君子博聞之微意也未審當否敢祈折
衷前許賜新疆蒙古諸圖俾增斥鷃之觀稍擴醯雞之
識暇能見寄感何可言附上婺源江氏算經度里數一
經乞檢入不宣

與張生其錦書

子數年來於禮經用功最多經文簡潔鄭注賈疏又古
與質直故子之文余每嫌其鮮色澤少風韻蓋文章之
道雖有天性亦由習致也前閱子今科鄉試文稿深爲
狂喜子歸後吳石臣戴斗垣二君見之均加評識擬望
捷音乃竟可中而不中者或者天之所以玉成汝乎正
可在吾學齋再用數年功異日學成而科名或不期而
自至五穀不熟不如莨稗子其毋自畫焉夙昔雖謂辭
章之學最利於考試亦易以動衆而收名但子之筆性
素不相近爲之難以見功卽竭畢生之力恐未必卓然

有成能繼步古之作者故可以學可以不學戴東原先
生亦不能爲華藻之文無害其爲通儒也至若史學則
所關者甚鉅向所立資治通鑑課程不可間斷誠以此
書乃史家之絕業治亂成敗瞭如指掌讀之則眼界日
擴識見日超讀一次則有一次之益二次三次則有二
次三次之益不特免王充陸沉之譏由此而措之且可
成爲有用之學胡梅磻之注亦精博相稱間有誤略要
不傷其大體余擬撰通鑑翼胡後魏書音義二書俟禮
經釋例終定稿之後擯棄一切以卒其業庶幾史學之
一斑乎近日學者風尚多畱心經學於辭章則卑視之

而於史事又或畏其繁密辭章之學相識中猶有講求
之者而史學惟錢辛楣先生用功最深江君鄭堂亦融
洽條貫相與縱談今古同時朋好莫與爲敵蓋不僅經
學專門也辛酉與今科在江寧子聆其言論氣槩當更
有以感奮興起矣別後欲與子言者筆所難罄新篇積
案黃菊開庭務速來館中使鄙懷爲少慰也此候文禧
不備

與程易疇先生書

丙寅

先生去後卽檢大著述爵讀之鄉衡之解疏證先鄭古義其精密固不在釋磬折九穀之下也惟篇中飲酒之禮必立而飲之二語似乎可商考鄉飲酒獻賓獻介燕禮獻賓獻卿皆坐卒爵鄉飲酒獻眾賓燕禮獻大夫獻士乃立飲蓋禮盛者坐卒爵禮殺者立卒爵也燕禮獻公立卒爵者殺於賓也獻工坐卒爵獻笙立卒爵者禮相變也旅酬立飲則以觶不以爵矣一得之愚敢獻諸左右以備采擇又昨日所談樂律及禮經數事倘有未當願先生極論之蓋學問之道愈辨乃愈精耳嘗怪世

之言律呂者反覆布算極於豪釐及驗之於用多成畫
辨不然則以今人所吹之笛上考古律不知此皆謬悠
之甚者夢溪筆談之言燕樂也夾鐘宮今爲中呂宮林
鐘宮今爲南呂宮無射宮今爲黃鐘宮無射商今爲林
鐘商黃鐘角今爲林鐘角黃鐘羽今爲中呂調自明及
今談樂律者有能了然於心而詳其義蘊者否且黃鐘
宮今爲正宮中呂商今爲雙調者又何說也夫沈存中
非三代之人唐宋人之燕樂非神瞽所製學者已不能
知其故而欲侈言周秦以前之律呂則其所言者是邪
非邪吾未之敢信矣古人考律如京房鄭譯王樸輩皆

以絳聲定之不以竹也惟晉荀勗及梁武帝始有笛律然必十二笛方可備諸調非一笛之謂也且荀笛與梁武之笛其尺寸亦判不相合學者又何嘗細心求之乎蓋今笛之於古律中隔唐人燕樂一關此關不通而欲飛渡此必不得之數也拙著有燕樂考原一書粗有心得於二十八調與雅樂不同之故頗能推其所以然俟心緒少寧錄副寄正目疾未愈難於握管艸此奉質伏候鈞誨不宣

附荅書

昨得手書言立飲之悞如聞棒喝幸甚曩因鄉衡之

義自矜剗獲又觸賈子容經言經立之容固頤正視是謂立容頭直不許昂首恰合鄉衡不昂首而得盡其實之容且以今人環坐羣飲古人則立而行事遂貪經立二字以爲言不知飲必至卒爵乃得盡其實經文屢見坐卒爵字則不得以立飲槩飲酒也此一
時粗心不檢之失益見大著儀禮釋例之作不容已也拙著述爵中只將必立而飲之句改作必頭容直也句今已令刻人剗板更正前呈一冊中望隨手塗易之爲祝前日於大著略涉其趣未及悉心體勘然於此經翻閱已久故一觸目卽上心頭諸例細緻精

審令人敬服不復得作聲也所云笛孔勻排似嘗酌之瑤田不解度曲於今人所用樂器未能理會壬戌客杭與製簫管工人往還其人送簫四枝黃鐘一大呂一姑洗一仲呂一又送篪二枝則孔府工人帶來依樣製者頃檢出枝其中孔參差不勻手頭無笛其開孔之法當與簫篪不異此事全未考究不敢妄說琴律與今所定之十三徽有兩不相當者其故雖老琴師不能知至吾師慎齋先生乃謂絲與管絕不相合然今彈琴者之指法黃鐘宮當十徽太簇商當九徽南呂羽在十三徽外姑洗角當八徽林鐘徵全辟

空彈應鐘變宮在十一徽內蕤賓變徵在七徽外此以第一竝爲徵而論皆是用管律也如不用管律則當案徽布指而何以有徽內徽外出入之懸殊然後知絲竹之律適一無二而十三徽特取其泛音之明亮者設之以與彈琴者望之爲記號而知管律之或在某徽或在某徽之內外庶不致悞布其指也瑤田於琴理亦未深考然彈琴者之粗法如此附記乞正之所造律管二副共三十二枝送到查收一二日後仍望擲還何日成行容晤叙瑤田拜上

與海州刺史唐陶山同年書 丙寅

陶山先生同年閣下去冬辱書見唁并論及海州新修志書之事其時在迷罔之中語無倫次未盡欲言今已逾小祥請略陳固陋海州自劉宋卽僑立徐州於此嗣後代爲大郡至明始省入淮安府特以近年以來文獻闕略舊志不詳遂至湮沒其地在兩漢及晉皆爲東海郡朐縣漢東海郡惟朐祝其厚邱建陵曲陽東安利成七縣及琅雅郡之藪榆廣陵郡之海西在今州境劉宋僑立徐州泰豫元年移治東海朐山南齊青冀

二州竝治鬱洲元魏武定七年改爲海州領郡六東彭

城今龍東海今雲西今新沐陽今縣武陵今興琅邪

城且鎮

東海

雲山

海西

安鎮

沐陽

城

武陵

莊

琅邪

今州城

又南青州之義塘郡

今贛榆縣西北

皆在州境高齊始移

海州理琅邪改爲朐山郡隋東海郡治朐山唐武德四年置海州總管府又置環州於東海縣八年省入海州屬河南道後又隸淄青平盧節度使五代屬楊吳及南唐宋屬淮南東路金屬山東東路元屬淮安路又唐之東海縣乃漢之贛榆縣卽今之雲臺山非漢之東海郡也今之贛榆縣乃漢之祝其縣金大定七年始改名贛榆非漢之贛榆縣也此沿革之大者也禹貢羽山山海經都州南齊明僧紹住鬱洲弁榆山栖雲精舍水經注游水歷朐山與沐合

淮水下

又大伊萊山今之大伊山也

東盧今之盧石山也此山川之大者也趙氏金石錄有鬱林觀碑洪氏隸釋有東海廟碑顧氏天下郡國利病書銀山壩元季爲張士誠所據王宣父子決之遂廢此古蹟水利之大者也王莽時東海徐宣謝祿等擊莽將田況大破之後漢建武六年吳漢拔朐斬董憲龐萌建安六年劉備與袁術戰敗屯於海西晉隆安五年孫恩走郁洲劉宋泰始三年劉懷珍進據朐城南齊建元二年魏郎大檀等三將出朐城又魏梁郡王嘉帥衆十萬圍朐山梁天監五年桓和克朐山城十年馬仙琕敗魏盧昶於朐山太清三年青州刺史明少遐棄城走東魏

據其地陳太建五年劉挑枝拔胸山城唐光化二年海州戍將陳漢濱降於楊行密楊吳太和二年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叛降後唐又新唐書藩鎮傳宋史李全傳元史李璫傳皆有與海州交涉之事此攻戰之大者也高齊祖珽隋房恭懿唐李邕李行言皆海州刺史唐孔如珪爲海州司戶參軍宋穆修調海州理椽胡旦孫洙皆知海州刁約通判海州沈括沭陽主簿曲端貶海州團練副使此職官之大者也魏徐宣唐吳通元通微兄弟後梁張筠後唐李崧楊吳徐溫宋孫傅胡松年明劉肇基皆海州人又漢邠原南齊明僧紹皆嘗住鬱洲此

人物流寓之大者也

舊志唐以前凡東海郡人皆入州之人物非也

又梁劉孝

標唐獨狐及宋蘇軾張耒及沈括夢溪筆談杜本谷音
金元好問中州集近薛熙明文在朱彝尊曝書亭集毛
奇齡西河合集王士禎香祖筆記皆有海州詩文故實
凡此竊憶舊志未能悉載其已載者不敢及也蒙諭索
觀拙著胸乘此書尚未脫稿謹以其大者奉質想新修
州志已搜輯無遺矣又舊作詩文數篇尚闕此邦文獻
倘有可採亦愚者之一得也下懷縷縷不宜

與中丞初頤園先生書

丁卯

廷堪去冬仰荷知遇當將銘泐之私敬具寸函由同年魯太守處轉投承其雅意見廷堪語言州野未諳體制惟恐獲戾於左右遂令其幕下士改撰重謄以呈鈐閣昨將稟藁寄示始知區區微忱尚未達於侍史不勝惶悚竊思廷堪未瞻山斗遽蒙延譽置之紫陽講席此真國士之知也若不親竭其愚委諸流俗僅用浮辭報謝是以眾人自待也且讀禮不言古也有志今駢四儷六爲此不由衷之談上瀆清聽亦違先民之戒閣下久而未荅得毋心鄙其人邪廷堪幼而孤貧蹉跎失學昔應

京兆試不獲出大賢門下生平深以爲恨前年驟罹大
故無家可歸加以數月之中兄逝於先妻亡於後子然
一身實無意於人世何期不足比數之人乃爲大君子
所齒及片言噓枯增其聲光俾憂患餘生得奉先人松
檟知己之感曠世所無清夜自思不知涕之覆面也屈
蠖塗泥圖報無路惟有束身殛行冀他日少窺著作之
林庶無負海內偉人之策勵而已右目內障已逾二載
尚未全愈字畫潦草不恭敢祈原宥臨穎依溯

附荅書

前奉朶雲未卽裁荅竊以苔岑臭味諒具同心雖尺

素稽遲定邀鑒茹頃復接三月二十八日手書發械
伸紙雜誦再三斐疊情辭溢乎楮墨自維迂鈍辱荷
神交藉稔前函非經大筆先生讀禮之餘不爲駢體
卽此言規行矩已裕師資不勝欽佩之至新安向稱
名郡主講一席非鴻材碩望不足以矜式士林先生
學績品端卓然鄉黨弟久熱雷名是用推轂仰資陶
淑共樂裁成愧非廣廈之陰竊附緇衣之好惟是清
輝伊邇良晤未圖秋水蒹葭溯洄彌切耳專此佈覆
卽候素履諸唯雅照不備同學弟初彭齡頓首

與程麗仲書

承示易筋經一卷舊傳初祖達磨所授蓋依托也前有李靖序題曰唐貞觀二載春三月三原李靖藥師序案唐明皇天寶三載春正月丙辰朔改年爲載至肅宗乾元元年二月丁未仍改載爲年此外皆稱年無稱載者此云貞觀二載其僞可知序中又云徐洪克遇之海外得其秘諦授於虬髯客復授於予案虬髯客唐人戲作耳非實有其人觀新舊唐書皆無夫餘國他何足辨也又有牛皋序尤陋妄題曰宋紹興十二年鄂鎮大元帥少保岳麾下宏毅將軍湯陰牛皋鶴九甫序案宋史牛

皋傳字伯遠汝州魯山人非湯陰人亦不字鶴九鄂鎮
大元帥宋時無此官又宋史職官志亦無宏毅將軍之
號序中又云徽欽北狩泥馬渡江案宋高宗紹興三十
一年五月辛卯金遣高景山等來賀天申節兼報淵聖
皇帝訃音九月甲午上淵聖謚廟號欽宗此序旣云作
於紹興十二年是時淵聖尚無恙未上廟號何得便云
徽欽也序又云江南多事予因應我少保岳元帥之募
署爲裨將案皋傳初爲射士翟興表補保義郎累遷榮
州刺史中軍統領果州團練使畱守上官悟辟爲同統
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轉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

制是皋初隸翟興再隸上官悟非因應武穆之募歷官亦不云爲宏毅將軍也又高宗紹興十一年十二月賜岳飛死十二年春正月田師中領飛鄂州兵案皋傳又云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遇毒而卒年六十一是飛死後皋又隸田師中麾下皋卒時淵聖猶在也作僞者卽以皋武人目不知書爲解而官爵名字籍貫何由而誤未來之事又何由而知乎蓋不通古今村夫子所臆撰也後又附洗髓經一卷其序托名二祖慧可云初至陝西敦煌案後魏時敦煌安得有陝西之稱皆可笑之甚者足下天資英敏又極虛懷雙

聲之說一日而悟爲朋輩中不可多得之人故敢以鄙
見奉質倘蒙采納則由此推之於讀書稽古當有迎刃
而解之樂區區愚者一得不足道也不宣

與羅仲英孝廉書

昨晚座間談及曾見有紀金正希先生之事者謂正希以抱才未得狀元向明莊烈帝哭奏於是授以修撰係得諸刻本彼時卽以爲委巷譚言歸檢明史金聲傳云崇禎元年進士授庶吉士明年十一月

大清兵逼都城具疏言申甫有將才卽日召見超擢副總兵改聲御史參其軍甫陣亡再疏不用遂乞歸八年春起山東僉事力辭福王立超擢右僉都御史唐王授右都御史兼兵部尚書總諸道軍

王師襲破之被執死贈禮部尚書其歷官史詳載之無

授脩撰之說也竊思莊烈素輕詞臣嘗諭館員須歷外僚語見鄭以偉傳豈有都城被圍需才孔亟之時無端爲此三家村觀劇之舉此不待辨而知其誣妄也且正希一未授職之庶常耳上書召對卽以御史參副帥之軍其委任亦綦重矣乃不以爲榮而別造此無稽之談徒供識者捧腹於正希何所加乎又王家屏傳萬厯初由編修進修撰此亦明代故事非爲破格但正希無此耳足下讀書多又極虛懷想不以鄙言爲河漢伏惟教之

與阮中丞論克己書

戊辰

前在甬上聞閣下談及論語克己之己字不當作私欲解當時卽深以爲然頃又出新著論語論仁論一篇并以蕭山四書改錯見示其扶翼遺經覺悟來世皆

國家稽古之瑞曷勝抃躍伏讀篇中論仁以中庸仁者人也鄭氏注讀爲相人偶之人爲主而以曾子制言篇諸書證成其義可謂不刊之識試卽以論語克己章而論下文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己對稱正是鄭氏相人偶之說若如集註所云豈可曰爲仁由私欲乎再以論語全書而論如不患人之不己知見學而及憲問篇又里仁作不

惠莫己知衛靈公作
不病人之不知己知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仲弓問仁子貢問一言章皆有此語

古之學者

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脩己以安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

諸人皆人己對稱此外之己字如無友不如己者人潔

己以進仁以爲己任行己有恥莫己知也恭己正南面

以爲厲己以爲謗己若作私欲解則舉不可通矣案左

傳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而論

語克己復禮爲仁實出於此馬氏之注以克己爲約身

此論最得經意而邢叔明忽援劉光伯之言謂嗜欲與

禮義交戰蓋剽襲春秋正義所述者不知劉氏因左傳

上文有楚靈王不能自克之語故望文生義耳與論語何涉邢氏無端於注外旁及之亦太憤憤至於集注所以屏去舊說而專主此孤據但喜其與己之理欲相近而已未遑取全經而詳繹之也竊以馬氏之注申之克己卽修身也故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直云修不云克也中庸云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動實兼視聽言三者與下文荅顏淵請問其目正相合詞意尤明顯也今蕭山改錯獨取馬氏約身之訓而力闡劉光伯謬說則所謂錯者誠錯所謂改者必不可不改也其有功於聖經爲何如邪蕭山之著述等身惟此書最

爲簡要可寶也嘗謂蕭山之書如醫家之大黃實有立起沉痾之效爲斯世不可無者其他可勿論矣鄙見如此伏希鈞誨不宣廷堪頓首

擬魯肅上孫權書

肅以駑材猥當重任前上書左右以爲帝王之起皆有
驅除關某不足忌久之未奉明諭度至尊之意必以肅
爲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輒復恕之不苟責也請略陳四
陋肅聞舉大事者不規小利務遠圖者不計近功曩者
徒以至尊憤關某已甚未暇思及遠大故肅爲此言聊
以抒至尊之怒其實肅之本謀欲畱爲輔車與之同仇
蓋能取而不取非不能取而外爲大言也至尊視曹操
與關某何如昔曹操奄有荆襄馳書東下恫疑虛喝三
吳人士震驚無地咸勸至尊迎之獨肅以爲不然力排

眾議急呼公瑾敗之赤壁豈肅能辦孟德者獨不能辦
關某邪劉備負國關某洵洵益陽之役肅單刀往會就
便責數彼懼不敢荅雖曰師直爲壯亦必肅之威略有
以服之此至尊之所知也甘興霸肅之部曲彼聞其咳
唾尚不敢渡而疑肅爲大言邪關某雖稱萬人敵然剛
而自矜重戰輕防非惟肅能辦之卽肅帳下如呂子明
陸伯言輩皆能辦之脫肅不幸一旦僵仆異日必有爲
至尊任其事者圖取關某未爲奇策正恐兩虎交鬪使
曹氏收卞莊之利耳何者關某敗則劉備必恥備恥則
以忿兵順流而東至尊將自救不暇曹操猾虜必狡焉

思逞如此則江東恐非國家有矣卽或孟德卽世諸郎
文士闇於長算而至尊北面求援勢所不免此非肅鯁
鯁過慮也蓋依山阻水有急相救二國之利雖曹氏謀
臣亦必有見及此者矣是故譚尚中証則不能保河朔
韓馬內猜則不能守關右皆至尊所親見非假肅一二
談也肅初見至尊卽云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
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至尊何遽忘之邪今劉
備既定荆益君臣輯睦關某雖亢厲當以恩信撫之疆
場之間不宜數生狐疑也况曹操據中原區宇挾天子
以號令天下合二國之力以感之尚恐不敵豈可自相

吞噬也。諸葛孔明一時之傑，嘗云：國家可以爲援而不
可圖，易地而觀，彼此有異情乎？昔藺生目無強秦而屈
身，廉頗令肅志吞曹操而推心，關某非怯也，苟不忍一
朝之忿，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至尊殆未之深思也。或
謂肅陰與漢室，故勸至尊與劉備連衡，或又謂肅非爲
漢果爲漢當去至尊而歸備，不知此皆悠悠者之言。烏
足以測英雄之略哉？肅與至尊皆漢之臣子，安得不乃
心漢室，何必陰與也？然肅卽乃心漢室，亦必不棄至尊
而歸劉備。何者？備之於漢雖曰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
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他日徒以窮蹙不克自振耳。

使其土宇稍廣士馬稍強保其不據地自王邪使其克許昌擒曹操保其不加九錫之封飾三讓之表邪至尊若疑劉備克許則其勢益盛不可復制宜乘此時少牽綴之其爲計滋左矣夫曹公威力實重備未能遽得志也如其得志匡輔王室固所甚願設欲自取則至尊扶義而征是天所以假至尊也庸非國家之益乎至尊志在小利近功亟圖用眾故肅前者不暇莊論竊附主文譎諫之義以徐俟至尊之自悟今復重申前意肅夙夜籌此至熟也願至尊勿疑肅白

偶閱近人文集有魯肅論作此正之廷堪記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五

受業宣城

徐鐘英

徐鼎梅

校